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ONGBIELE WUQI

永别了，武器

(美)海明威 著 严加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ONGBIELE WUQI

永别了,武器

(美)海明威 著 严加丰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毛顺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别了，武器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E.) 著；严加丰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353-0
I. ①永… II. ①海… ②严…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184号

永别了，武器

(美) 海明威 著；严加丰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65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353-0

定 价：24.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一章 静寂的原野	1
第二章 战后小镇	3
第三章 重返前线	7
第四章 邂逅巴克利小姐	11
第五章 进展	17
第六章 在急救站	22
第七章 该死的战争	26
第八章 战前道别	33
第九章 夜战中受伤	36
第十章 银质勋章	49
第十一章 在野战医院里	54
第十二章 转院	59
第二部.....	63
第十三章 在美国医院	63
第十四章 巴克利探望	69
第十五章 瓦伦蒂尼医生	73
第十六章 销魂的一晚	78
第十七章 手术后	83
第十八章 短暂的幸福时光	87
第十九章 外出	91

第二十章 参观圣西罗	99
第二十一章 几封来信	104
第二十二章 传染黄疸病	111
第二十三章 回前线的晚上	114
第二十四章 列车上	122
第三部	125
第二十五章 归乡	125
第二十六章 教士的祷告	136
第二十七章 拉锯战	139
第二十八章 大撤退	148
第二十九章 枪杀中士	154
第三十章 过桥	159
第三十一章 坠河	171
第三十二章 平板货车上的遐想	174
第四部	176
第三十三章 在米兰	176
第三十四章 脱下军服	182
第三十五章 巧遇格雷菲伯爵	189
第三十六章 遭遇逮捕	198
第三十七章 出逃	203
第五部	215
第三十八章 木屋安定的生活	215
第三十九章 在阿利亚兹温泉	225
第四十章 进城	228
第四十一章 宝宝的降临	232

第一部

第一章 静寂的原野

那一年的夏末，我们住在乡下，透过河流与平原，能够眺望到另一边的群山。河床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和圆石头，在阳光下看起来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河流深处一片蔚蓝。部队从房子边上走上大路，扬起一层层尘土，洒落在路旁的树叶上，树干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凋落得比以前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军，尘土飞扬起来，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纷纷掉落，士兵们经过之后，路上变得空荡荡的，白晃晃一片，只剩下落叶。

平原上种满了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在平原的那一边，群山却是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正在打仗，夜里我们可以看见炮火发出的闪光。那闪光在黑暗中就像夏日里的闪电，不过夜里很凉爽，让人感受不到夏天风雨欲来的那种闷热。

有时候在夜里，我们能听见部队从窗子底下经过的声响，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声音。晚上的运输十分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军火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开得比较慢的卡车，车上装的东西被帆布盖着。白天也有拖拉机拖着大炮经过，大炮的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拖拉机上也盖着绿树枝和葡萄藤。朝北望去，我们能看到山谷后面的那片栗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还有另外一座山。那座山上也在打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经常下雨的时候，栗树叶全从树上掉下来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了之后有些发黑。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变稀疏了，藤蔓光裸；整个乡间都很潮湿，一片褐色，显得十分萧索。河面上泛起了薄雾，山上也

云雾缭绕，卡车行驶在路上，溅起的泥浆沾满了士兵们被淋得透湿的斗篷。他们的来福枪也被淋湿了，每人的腰带前都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了一排排六点五毫米口径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这让那些士兵们看起来就像怀胎六月妇女。

路上有灰色的小汽车急速驶过。通常司机旁边都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有几位军官。这种小汽车溅起来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还有一位军官个头特别小，又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的话，就不容易从外面看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假如这车子开得特别快，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国王。国王住在乌迪内^[1]，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看看战况，但是局势很不妙。

冬季开始的时候，就不断地下雨，随之而来的还有霍乱。不过霍乱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最后军队里因它而死的只有七千人。

[1] 乌迪内在意大利的东北部，当时意军总司令部驻地。

第二章 战后小镇

第二年传回来不少捷报。山谷后边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被攻下来了，在南面平原外的高原上进行的战争也获得了胜利。于是到了八月，我们过了河，住进了戈里察的一幢房子里。这座房子有喷水池，有个带围墙的花园，园中有许多浓密的大树，房子的一侧还有一棵紫藤。现在战争在好几道山外进行，而不是近在一英里外了。这个小镇看起来很棒，我们住的房子也很好。小镇后面是河，前面是些高山，高山还由奥军占据着。攻下小镇的那一仗打得很漂亮，奥军似乎希望战后再回小镇住，因为他们并不是摧毁式地轰炸小镇，而仅仅是稍微摆摆轰炸的架势。人们在镇子上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侧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其中一家招待士兵，另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夜凉如水，战争又在镇外的丛山间进行，这儿有布满弹痕的铁路桥，河边之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通向广场的林荫大道；此外，还有镇上的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长着长脖子的身子和像山羊胡子一样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因为受到轰炸少了一面墙，房子的内部突然露在外面，坍塌下来的泥灰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撒落在街上，另外，卡索^[1]前线的仗打得十分顺利。这一切的一切，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还在乡下时的那个秋天很不一样。况且战局已经改变了。

小镇那边那座山上的橡树林消失了。在我们刚到这个小镇时的夏天，那片树林还是一片青翠，但现在只剩下残破的树桩，地面也被炸得开裂了。这一年秋末的某一天，我去了以前的橡树林，看到一片云飞快地朝山顶飘过来。转眼间太阳变成暗黄色，紧接着一切都变成了灰色，天空被盖住，云朝着山顶笼罩下来，仿佛才过了一瞬间，我们就身处云中，接着就下雪了。雪从风中斜着飘过，盖住了裸露着的大

[1]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东北部，1917年发生了重要战役，戈里察就在卡索高原上。

地，只有树桩向上隆起。雪覆盖了大炮，从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已经被踩出了几条小路。

我回到小镇之后，和一个朋友坐在那家军官妓院里，拿两只杯子喝着一瓶阿斯蒂。透过窗子向外看去，眼看着这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知道今年战争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攻下来，河那边的山也一样，这一切都要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了小心翼翼地，踩着半融的雪在街上走着的与我们同饭堂牧师，就嘭嘭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头看见我们，对我们笑了笑。我的朋友冲他打手势，想让他进来，但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的时候，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垂下来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开始吃；不然就是一边不停地叉起面条吸进嘴里，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倒杯酒喝。酒瓶子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把酒瓶的颈拉下来之后，那纯红色的、带单宁酸味的美酒，就流进了放在同一只手中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这位牧师年纪小，很容易脸红，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制服，不过在他灰制服胸前左边的口袋上，有一个用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说意大利语有很浓的洋泾浜口音，他说他这么说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我很怀疑他的解释。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着，看看牧师又看看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拿他寻开心。

“难道不是吗？”上尉问，“今天我亲眼看见了。”

“我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继续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他拿起我的杯子倒满酒，同时盯着我的面孔看，但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的反应。

“牧师每天晚上五个姑娘。”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知道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笑得很大声。而牧师只把这个当成玩笑，一声不吭。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1]，钱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而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猡》吗？”中尉问我，“我帮你弄一本吧。就是它

[1] 法兰兹·约瑟夫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皇帝。教皇指天主教教皇，当时奥匈帝国的贵族多信奉天主教

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肮脏邪恶的书，”牧师说，“你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这本书非常有价值，”中尉说，“它告诉你那些牧师的真实面孔。你会喜欢的，”他对我说。我冲着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朝我笑。“你可别看那个，”他说。

“我能帮你弄到，”中尉说。

“但凡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但是我不相信共济会。^[1]”

“我信仰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当门打开时，我能看见外面在下雪。

“已经下雪了，就不会再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再有了，”少校说，“你该好好休个假。你可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去参观参观阿马斐，”中尉说，“我会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卡片。他们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喜爱。”

“他应该去巴勒摩^[2]。”

“不，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齐，看看我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居然提议阿布鲁齐，那儿的雪可比这儿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他应该到文化和文明社会的中心去看看。”

“他应该和好姑娘一起玩玩，我给你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吧，去和有母亲陪伴着的美丽年轻的姑娘好好玩玩。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都展开，就像在表演手影戏。墙上有他手的影子。他又用他那口洋泾浜意大利语说了起来，“你离开的时候是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会变成这个，”他又指指小拇指，所有人都开始笑。

“看，”上尉说。他把手摊开。烛光再次把手的影子投到了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按着顺序把大拇指和四个指头的名字叫出声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3]你去的时候是

[1] 共济会是一种秘密团体，最初可能是中世纪石匠间的一种互相救济的组织。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种组织

[2] 巴勒摩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北部的港口城市，也是西西里岛的首府。

[3] 他是用意大利语讲这些衔的：“soto—tenente”是少尉，“tenente”是中尉，“capitano”是上尉，“maggiore”是少校，“tenente—colonello”是中校。

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 tenente-colonello！”人们再次笑起来。上尉玩的指头游戏非常成功。他看着牧师喊道：“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大家又大笑起来。

“你必须马上去休个假，”少校说。

“我真希望能和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给你介绍各种玩意儿。”中尉说。

“你带一台留声机回来吧。”

“再带一些好的歌剧碟片。”

“我要卡鲁索^[1]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唱片，他只知道乱吼。”

“难道你不希望你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乱吼。我说他只会乱吼！”

“我希望你去阿布鲁齐，”牧师说。其他人都在继续大声喊叫。“在那里打猎非常棒。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人，虽然天气很冷，但阿布鲁齐既清爽又干燥。你可以住在我家，我父亲是很有名的猎手。”

“来吧，”上尉说，“让我们在关门之前去妓院玩玩。”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1]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第三章 重返前线

当我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扎在那小镇上。周围村子里的大炮越来越多了。春天已经到了，田野看上去绿油油的，葡萄藤上也钻出了小绿芽，沿路的树木抽出了嫩叶，海面上吹来一阵阵微风^[1]。上面那个被众山环绕着的带小山和古堡的小镇看起来就像个杯子。远方的高山是褐色的，山坡上泛出了点点新绿。山脚下的小镇上炮更多，街上有几家新开的医院，随处可见英国男人，偶尔还有英国女人。又有许多道路两旁的房子被炮火打中。我在树荫小巷里走着，气候宜人，暖暖的阳光从墙上反射过来，晒得我身上暖洋洋的。我看到大家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老屋依然如故。这时候门开着，一个士兵正坐在外面长凳上晒着太阳，有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刚一进门，大理石地板混杂着医院的药水味扑面而来。除了现在不再是冬天，一切都和我离开的时候一样。我往大房间里看了看，少校正坐在办公桌前，窗户开着，阳光照射在地板上。他似乎没看见我，我不知道是应该进去报个到，还是先上楼洗洗再说。最后我决定先上楼去。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一个房间，房间的窗子正对着院子。窗开着，我的床位上铺着毯子，东西挂在墙壁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还在原来的钉子上挂着。床脚是我的扁箱子，我那擦得锃亮的冬靴搁在箱子上。我那有着蓝色的八角形枪管和漂亮黑胡桃木枪托的奥地利狙击步枪，就挂在两张床中间，与枪配套用的望远镜一起，我记得似乎是锁在箱子里的。里纳尔迪中尉在另一张床上睡着，听见我进屋便醒了。他坐了起来。

“嘿！”他对我说，“你玩得怎么样？”

“我玩得很棒。”

我们握了握手，他搂住我的脖子亲了亲我。

“噢，”我说。

“你太脏了，”他说，“该洗洗了。你去了哪些地方，都做了些什么？”

[1] 这里亚得里亚海，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意大利的东面。

都说给我听听吧，就现在说。”

“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乔凡尼、墨西拿、陶米纳——”

“别像背火车时刻表一样。有没有碰到什么漂亮的姑娘？”

“有。”

“在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不用说了，告诉我哪里的姑娘最好吧。”

“米兰的。”

“那是因为米兰是第一站。在哪儿碰到的？在科瓦^[1]吗？你们去了哪里？什么感觉？马上把一切细节都告诉我吧。你们一起过夜了吗？”

“是的。”

“那不算什么。这儿现在有的是漂亮的姑娘，新来的姑娘从没上过前线。”

“那真是太棒了。”

“你不相信我？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吧，去看看镇上漂亮的英国姑娘。我现在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带你去见她。我很有可能会和她结婚。”

“我得先洗洗，再去报到。难道现在没有人在上班吗？”

“你走之后也没发生什么大病重伤，尽是些冻伤、冻疮、黄疸、白浊、自伤、肺炎，还有硬、软下疳之类的病。每周都有人被石片砸伤，当然真正的伤员也有几个。也许下周又要开打了，或许已经开始了，他们都这么说。你觉得我娶巴克利小姐好吗？当然我会在战后再娶她。”

“再好不过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往盆里倒满了水。

“今天晚上你把所有事都说给我听听吧，”里纳尔迪说，“现在我必须接着睡觉去，好养足精神，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

我脱下上衣和衬衫，用盆子里的冷水洗了洗。我一边用毛巾擦身子，一边看看屋内和窗外，再看看闭着眼躺在床上睡觉的里纳尔迪。他长得很帅，和我一样大，是阿马尔菲^[2]人。他喜欢当军队医生，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正看着他的时候，他睁开了眼。

“你有钱吗？”

“有。”

“借我五十里拉吧。”

[1] 米兰歌剧院附近的著名咖啡馆。意大利文“科伐”有“休息地”的意思。

[2] 阿马尔菲在意大利的西南部。

我把手擦干，从挂在墙上的上衣里掏出皮夹。里纳尔迪接过钱，还是那个样子躺在床上，把钱折好塞进裤袋里。他笑着说：“我得给巴克利小姐留个我很有钱的好印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经济上的保护人。”

“见鬼去吧，”我说。

晚上在食堂时，我坐到牧师身边去。他对我没去阿布鲁齐这件事，觉得很失望，顿时就伤心起来。他已经给他父亲写信说我要过去了，他们家人也做好了准备。我也和他一样觉得不好受，难以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我本来是打算去的，我尝试向牧师解释后来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终于拖得没有去成。最后他明白了，了解我本来是想过去的，基本就没事了。我之前就已经喝了很多酒，后来又喝了点咖啡和施特烈嘉酒，于是我带着酒意向牧师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之前我从来不了解释这些。

当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继续聊着天。我本来是想去阿布鲁齐的，因为我从没去过路面冻得像铁那么硬的地方，那里清冷而干燥，雪花像干粉末一样飘下，农夫们一见到你就会摘下帽子喊你老爷，雪地上有兔子跑过的踪迹，能痛快地打猎。我没去成这样的地方，却去了弥漫着烟雾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就开始不停旋转，你必须得紧紧盯着墙壁，才能使房子停下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醉得不成样子地躺在床上，想着人生的一切也只不过就是这样，而醒来之后却有一种奇异的兴奋感，也不知道晚上跟你在一起的人是谁。黑暗中，这个世界变得不真实，这种感觉是如此令人兴奋，以至于你每到晚上又要重新变得不清醒，毫不在乎，认为这就是一切，所有的一切，完全不需要在乎。某些时候的早晨，你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就又突然变得非常在乎这个世界，这时候，所有你曾体验过的美好都消失了，一切都变得尖锐、苛刻、精确起来，有时候还会在价钱上与别人产生分歧。觉得温馨甜蜜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早饭和中饭。但如果一点都不觉得愉快，我就想马上走到街上去散散心，这样日复一日。我想讲讲夜里的故事，说一说夜里与白天的不同之处，如果白天不是很清爽很冷的话，还是黑夜更让人觉得舒服一点；可我这番意思说不出来，就像现在一样。不过，你要是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就能明白。但是，即使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也理解了我本来确实很想去阿布鲁齐，只是没去成，所以我俩还是朋友，有着相似的兴趣，当然我们之间也有分歧。他总是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懂得那些我曾经弄明白过但总会忘记的事。不过当时我没意识到这点，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当时，

我们大家都在食堂里，饭已经吃完了，但争论还没有停止。我们俩停下聊天之后，上尉大喊着：“牧师不开心。牧师没有妞不开心。”

“我现在很开心，”牧师说。

“牧师不开心。牧师希望这场战争奥地利人能赢，”上尉说。其他人都在听。牧师摇了摇头。

“不，我可不这么觉得。”他说。

“牧师想让我们永远别进攻。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不是的。既然有战争，我想我们进攻就是应该的。”

“必须进攻！”

牧师点了点头。

“别逗他了，”少校说，“他是个不错的人。”

“他究竟也是没法子啊，”上尉说。于是大家都站起来，离开了饭桌。

第四章 邂逅巴克利小姐

早晨，我是被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巨响吵醒的。看着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我就干脆起来了。我走到窗边，探头向外看出去。花园里的砾石小径看起来很潮湿，草叶上沾着露水。迫击炮响了两次，每次都好像一股气流扑面而来，窗子和我的睡衣前襟都跟着震动起来。虽然看不见大炮的位置，但一听就知道炮弹从我们头顶上笔直飞过。跟炮队靠那么近，真是件让人恼火的事，幸好炮的口径不是太大，还不是太难以忍受。我看着外面花园的时候，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发动的声音。我穿好衣服下楼，到厨房里喝了点咖啡，然后向外边的车棚走去。

长长的车棚下有十辆车并排停着。都是那种上重下轻、车头短小的救护车，一辆辆漆成灰色，看起来很像搬场卡车。除了三辆停在山里的包扎所，机械师们正埋头修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一辆车。

“敌人向那炮队开过炮吗？”我问其中的一个机械师。

“没有，中尉先生。它被那座小山掩护着。”

“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可以。这辆车快不行了，但别的车还可以开。”他停下手头上的工作笑了笑，“你休过假了吧？”

“是的。”

他在工作服上擦擦手，又咧嘴笑了。“玩得开心吗？”其他人也都笑起来。

“还不错，”我说，“这辆车怎么了？”

“已经不行了。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

“现在它怎么了？”

“得换新钢圈。”

我走开了，免得打扰他们继续修理这部很难看的车。那车子的引擎开着，零件散乱地放在工作台上。我走进车棚，把每辆车都挨个看了一遍。车子还算干净，有几辆刚洗过，其余几辆上面已经积满了尘埃。

我仔细检查了车胎，想看看有没有划破或被石头蹭破的地方。看起来一切状况正常。显然，有没有我在那里看管车子都没什么差别。我原本以为车子的状况、搜寻物资、转移伤病员和传递档案这些事情的顺利运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得靠我。但显然，这儿有没有我并没有多大差别。

“弄零件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个中士机械师。

“没有，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我回屋子里，又去食堂喝了杯咖啡。淡灰色的咖啡里面加了点炼乳，尝起来甜甜的。窗外是明媚宜人的春天的清晨。我的鼻子有种干燥的感觉，这表明今天天气可能会很热。接着我又去山里的救护站看了看，很晚才回到镇上。

我不在的时候，情况反而好像有好转。听说又要发动总攻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准备从河的上游某地点开始进攻。少校让我在进攻期间负责维护救护站的正常运行。进攻部队会从河上游一条窄峡中渡河，然后在山坡上开始扩大阵地。救护车的车站必须尽可能靠近河边，同时又要要有天然的保障。当然，地点会由步兵来定，不过具体的事情还要我们来统筹。这给你一种布阵作战的错觉。

晚上回到驻地的时候，我浑身是灰，脏得不行，就上楼进屋洗漱去了。里纳尔迪拿着《雨果英语——语法》^[1]坐在床上。他穿得很整齐，脚上穿着黑靴，头发梳得很亮。

“太好了，”他一看见我就迫不及待地说，“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

“我不想去。”

“去吧，求求你了，帮我给她留个好印象。”

“好吧，不过你得等我把自己洗干净。”

“洗一洗，就这样去吧，用不着换衣服。”

于是我简单洗了下，梳了头之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等一等，”里纳尔迪突然说，“也许我们应该先喝一杯再去。”他打开箱子，把一瓶酒拿出来。

“不要喝施特烈嘉，”我说。

[1] 雨果语言学院设于伦敦，编有外国语速成法丛书多种，附设有外语函授班。